

羅保議員：
促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以達到更美好的將來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羅保今日（星期三）促請政府改善市民大眾的生活質素。他認為這是一我們唯一的實在資產。

他說：「在極迅速的物質發展與不斷下降的生活質素之間保持較佳的平衡，是我們當務之急，否則預算案所建議的公共建設及公共服務開支，將不會帶來實質的進步。」

所以他建議本港除注意事實和數字之外，亦須兼顧到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改善市民大眾的生活質素，以達到平衡、安定、和更美好的將來。

羅氏說：「香港有不少人認為他們處身在富有階層與低薪人士之間的夾縫。他們的經濟難題常常為人所忽略，但這些問題又確實存在。他們希望當局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抱怨並不是毫無道理的。」

羅氏以商業樓宇租金和小商人問題為例：他同意某些人士所說，管制商業樓宇租金實在不能解決問題，並且也不值得為了尚有疑問的利益而違背主要原則。但是他認為假如由此而摧毀了一個家庭生意或引致鄰舍的模式遭受永遠破壞，則上述的考慮實在不能令人放心。

他說，很多時在統計學上似甚有說服力的爭論（例如：在其他某些地點有多少平方米的新商業用地）在人事上而言是毫無意義的。

羅氏稱：「我們的社會有龐大的資源和潛力。我們解決的房屋、健康、教育、貧窮等問題的能力，只受制於我們對先後緩急次序的決定。」

「但是，假如我們回顧過去數年的增長和繁榮，本人相信可以發覺在統計上堪稱滿意，和個人感到滿意這兩方面之間，又對社會整體是好的，但可能對個人極為不利的這兩方面之間，差距越來越大。」

他認為本港發展規模之大，更可能使有利的公共建設帶來個人的困擾和壓力。

公共政策，包括經濟與財政政策，應以一般人都易明白的字眼發表，此外亦應讓人看到，這些政策對個別市民所產生的影響經已考慮週詳。

他又說：「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愈多耗費在本港的實體發展上，我們就愈不應忽略那些無形因素，因為缺少這些因素，我們的生活將不會完全令人滿意，社會亦不會安定。」

談及環境衛生時，羅氏說，雖然十年前當局曾為清潔而忙碌一番，但是今天的公共清潔衛生，正日趨惡劣。

他希望當局再次推行的清潔運動，必須是真正有決心和持之以恆的努力，而不是一項短暫而昂貴的宣傳工作。

他說：要成功地推行清潔運動，政府當局首先應該從本身所管理的地方做起。街道和行人道上堆積的建築廢料和沙石，必須加以清除，公共屋邨的公眾地方亦須保持清潔。

羅氏說：「木屋區亦須加以照顧，絕不能因為木屋區不是由我們直接造成，及我們希望它們從來都不存在，而不給這些區域提供適當的公共服務。」

至於為市民提供的康樂服務方面，羅氏說：「本人察覺在市中心區現有的，事實上只是為少數人而設的昂貴、新式康樂設施。而在市內其他較古舊及人口稠密的地區，康樂設施則嚴重不足，相形之下，兩者的差距是愈來愈大。」

他提議說：「當興建港島地下鐵路時，人人期待地產方面將會帶來發展的良機，我們正好因利乘便，爭取回一些土地，作康樂用途。」

陳壽霖議員今呼籲政府
運用財政儲備增闢土地
協助重新添配工業設備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陳壽霖呼籲政府運用一部份本港的「自由」財政儲備來增闢更多土地，以符合本港的需要，及協助重新添配本港工業的設備。

陳氏今日（星期三）在財政預算案恢復辯論時說，本港財政預算的非經常收入激增，自一九七六—七七年度的六億四千四百萬元增至一九八〇—八一年度的一百零六億二千六百萬，這些非經常收入幾乎全部來自土地交易。

因此，非經常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由百分之八點六增至百分之三十六點六。

他說：「換言之，不論我們是否喜歡見到這種情況，在這期間內，公營部門的財源日益倚賴和土地有關的非經常收入。

「目前既然出現這種情況，而假如當局的未來意向也是這樣，則顯然有需要以更高效率及以更為合乎經濟原則的方式增闢土地。」

為達到這個目的，陳氏建議設立一個機構，以便與土地關增特別委員會共同致力於實施政府增闢土地的政策。

陳氏深信，香港工業邨公司如獲得擴大其職權範圍及具備所需權力來執行其任務，當能履行這項任務。

他又說：「闢增以及提供更多土地，對工業來說將可減輕本港現有工業的間接費用，並可鼓勵新式高級技術的工業引進到本港。」

「此外，對於政府經常受到的批評，不論這批評是否恰當，說政府是在限制可以利用的土地，以維持高地價一說，此舉亦可以起抵銷作用。」

陳氏隨後轉而談及本港工業對廠房、機器及設備的投資。

有關財政司建議折舊免稅額的稅項寬減，以鼓勵製造業重新添配及設置更佳的生产設備，他形容為「方向正確的一步」。

但他又問：「這是否足夠呢？」

「我認為假如要給予本港逐漸衰退的工業所需的激勵，必須有更進一步的做法。」

他指出，政府對本港社會任何一個行業都不願加以補助，但大多數歐洲工業先進國家均補助其工業，如通商過一些提供長期低息貸款的機構，鼓勵出口，特別是往需要長期供給資金的大型廠房設備的出口。

他說：「然而，本港工業所需要的，並非對出口的援助，而是購買現代化廠房、機器及設備方面的援助。」

「原因是本港的工業機構，想我直說，幾乎全部都是規模過小，因而未能個別符合資格獲得及享用出口國所提供的長期低息信用貸款之利益。」

「我認為只有政府始能夠及應該擔當這個角色。我提議，這是可以有利地運用本港的『自由』財政儲備的另

一個地方。」

在談及技術人員的人力發展，陳氏表示他非常高興知道財政司希望工業教育能獲撥給更多經費。

陳氏說：「我對於一九八二年度教育撥款總額比一九八〇年一八一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百分之八，雖然未致感到過份失望，但我希望這撥款中的適當比率可以應用在工業訓練方面，我假定財政司所用的『工業教育』一辭包括了工業訓練在內，而我以前曾已三番四次強調過這問題。」

李福和議員

容許第三類財務機構成立
宜考慮週詳始行作出決定

立法局議員李福和今日（星期三）提出警告說，政府在最後決定容許第三類財務機構成立之前，應十分小心重行檢討各有關問題。

李氏於評論財政司的一項預算案建議時，提出以上警告。財政司的建議是修訂法例，以便創設一種可稱爲「商人或投資銀行」的新類型接受存款公司。

獲發這類牌照的公司，將獲准接受五十萬元或以上的存款，而最低存款期則不受限制。未獲發商人或投資銀行牌照的接受存款公司，將只限於接受五萬元或以上的存款，而最初存款期須最少三個月。

財政司曾提到大宗存款對利率上的考慮是非常敏感的。

但李氏指出，財政司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即使是小額存款人亦會對利率問題十分敏感。

李氏認爲撇開這重要的因素不談，任何這樣的修訂可能會有兩種後果。

他說：「首先，持牌銀行將有機會從現有的接受存款公司手中取回在過去數年間在公平競爭下失去的部份存款市場。」

「其次，這些新類別的「商人或投資銀行」在接受五十萬元或以上而不限存款期的存款時，將可以漠視香港銀行公會的利率協議。」

他指出，據他所知，商人或投資銀行的功能至少可包括中期或長期性集團貸款的管理和參與；為有限公司提供資金，其中包括發行債券；接受各種主要貨幣存款；提供金融及投資諮詢服務；進行貨幣市場活動及外匯買賣、為商業及其他計劃提供資金等。

商人或投資銀行並不僅是一間擴大了的接受存款公司，而是一間能夠處理各種活動的複雜財政機構，而這些活動需要一個精密的審慎監察制度。

他提出一個問題說：「財政司究竟是否有意這樣立法成立這些『商人或投資銀行』？抑或他想以此作為一種工具去調節本港的利率？」

李氏認為由於最近條例上的修改，本港的接受存款制度的操作已令人滿意，所以無須作此種改變。

李氏說：「究竟這一建議能否可以適當解決財政司所說的問題，人人的看法都不同。」

「在過去的十年中，財務公司的活動已引起本港整體經濟管理上種種問題。」

「為免重蹈覆轍，及為免在未來數年內可能面臨類似現在接受存款公司所引致的問題，我們要極謹慎從事。」

在談及存於本港的外幣存款時，李氏表示歡迎取消這些存款的利息稅。

這樣，香港不但可繼續其外幣集團放款活動，又可在無外地參與的情形下完成其貸款安排。

他又說：「本港鄰近地區已帶頭採取行動，結果對他們的金融市場與整體經濟帶來了利益，因此我相信此舉是香港發展為一個領導性金融中心的正確途徑。」

「但是，財政司認為現在仍未是考慮取消所有利息稅的時候，這點我感到遺憾。」

李氏又建議那些正在領取酌情補助金的志願團體應獲得更慷慨的資助。

不少團體正受物價高漲的壓迫，因而逐漸縮減各項為社會上需要援助人士而設的福利計劃的規模和範圍。

他說：「我們決不能任由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延續。」

「趁着現在我們的儲備正處於歷年來的最高點，我促請政府立即採取行動，務求這些志願機構能繼續為有需要的人士服務。」

田元灝議員：
猛烈抨擊多種纖維協定
促請政府再三強烈反對

田元灝議員今（星期三）午在立法局會議席上促請政府再三強烈反對主要入口國家所提出之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要求。

田氏係在論及多種纖維協定之前景時作以上表示，他認為該協定是一九八一年內影響本港對外貿易前景最重的一項問題。

他相信香港應鼓勵其他發展中國家，齊聲抗議。

田氏說，雖然目前尚未有任何與該協定有關的國家確實聲明是否願意續訂「多種纖維協定」，更無國家表示新協定應載有那些條款。現時明顯不過的，只是該等國家必須應付國內工業勞資雙方的種種要求和問題。

他說：本港紡織製衣業團體編纂的刊物：「多種纖維協定研究報告」，便有幾個很好的例子，闡明勞資雙方的要求及他們向有關方面施加的壓力。

田氏說，這些要求和問題可分為兩大類。

他說：「第一類問題與『多種纖維協定』的續訂與否並無直接關係。它們實在是與『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會員國的紡織製衣業所面對的真正困難有關。」

這些困難為：

☆「多種纖維協定」並無條款言明如何處置東歐製的紡織品假冒標籤在歐洲共同市場銷售的問題，尤其是那些按照特別措施可以自由輸入共市各國的紡織品。

☆「多種纖維協定」亦未言明如何應付，比方說，像美國津貼其紡織纖維出口價的問題，又或是壓價貨品大傾銷的問題。

☆「多織協定」是使國際紡織品貿易有規律有節制的工具，但決不是謀求社會公平的办法。

☆有人指責「多織協定」未能解決各主要入口國家失業人數漸多，而紡織業日漸式微這個問題。

☆工業保護主義者力稱他們是本土與外來產品競爭中的受害者。

田氏說：「但他們顯然忽略了一點：『多織協定』的實施，本來就是全為對付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貨品。他們的困難，其實有許多其他原因。」

田氏指出第二個問題是與「多織協定」的續訂有關。

田氏覺得各主要入口國家工業界勞資雙方的要求可以簡潔歸納為三點，「全球性配額制度」的繼續施行；以較先進的發展中國家並非真正的發展中國家為理由，希望在重新分配配額，使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受惠較多；及在新訂的「多織協定」的條文內，必須訂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貨品的增長率，應與入口國家預料的國內市場消費增長率大致相同。

田氏說：「『全球性配額制度』本身就是謬論。大家都知道這個制度實在是只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貨品實施『多織協定』。根據國際貿易關稅一般協定第十九條，『全球性配額制度』應該在世界各地實施，但事實並非如此。上述政策並不能幫助各主要出口國家在貿易競爭中勝過其他更先進、更具生產力的國家。」

談及重新分配紡織配額時，田氏說：「假如這種提議的信念是無私的，是本着先進入口國家與發展中的出口國家之間應有施恩與受惠的關係，那麼，爲何要有配額呢？」

「要堅持這種配額的話，世界的紡織業就應恢復自由貿易，而只是由主要入口國家實施普及特惠稅計劃。」

不過田氏承認，就主要入口國家而論，這種提議很難付諸實行。他指出：發展中國家接納「多纖協定」，是因為可以換取明確的貨品入口的保證。

田氏說，主要入口國家提出的第三個要求，不過是重彈舊調罷了，每次重新釐訂「多纖協定」時，他們都覆述同一建議。

他說：「本人再次明確表示，這項建議是另一個謬論，根據一項錯誤的假設而定。這個假設是『多纖協定』的最低增長率和最低彈性條款，會迫使先進的入口國家輸入貨品時，遠遠超出雙方達成限制協議的規定。」

田氏指出，這些要求既不公平又不合理，他說：「因此，本人希望政府能作出保證，循一切可行的合法途徑，竭力抨擊這些要求。」

「本人亦希望政府作出保證，給予工商署署長一切所需的人力物力，代表本港出席談判，提出適當的建議。」

談及有關紡織業和成衣業的問題時，田氏保證，在每一重要時刻都會全力支持政府公開商談「多纖協定」。

他說：「我們不願本港的紡織及製衣業就此完結，而是希望整個紡織業及製衣業能夠欣欣向榮。」

胡鴻烈議員認為
阻止租金樓價不合理上揚
政府宜停止租用私營樓宇

胡鴻烈議員今日（星期三）表示，政府應當興建辦公室自用及為公務員興建住宅單位，而毋須租用私營樓宇。

他指出本港過去十年來能步向成功的一項基本原因，是「我們採取了以自由市場為主的經濟政策」。

胡鴻烈議員說：「不過，對本港受薪人士來說，租金冒升過高，可能造成一種困難。」

他說：「倘若政府仍繼續大量購買及租賃辦公室與住宅單位，對於私營行業只會造成競爭，以致刺激辦公室及住宅樓宇的租金和售價，作不合理的上揚。」

他認為倘政府能停止這項措施，則租金必會受到自然市場力量的調節和控制，而無須施行任何具有不良效果的租金管制。

他主張讓自由經濟在不受政府的消極干預下自行發展樓宇。所謂消極干預即在公開市場中租賃及購買商業和住宅

。胡氏謂本港能步向成功的另一理由是基于它的地理形勢。香港毗連着一資源豐富的大陸，使本港得以沾益

不過，時至今日，本港仍未從這種形勢中，真正取得全面的利益。

他說：「我們可以協調經濟的發展來配合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計劃，取得共同的利益，這是帶領我們邁向更繁榮的方法之一。」

胡鴻烈議員又表示，本港的工業亦有相應的成就，但增長率方面，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七九年就少百分之十五。

他雖然歡迎財政司在預算演詞中提出將廠房設備及機器折舊免稅額提高的建議，但他提議最初折舊免稅額應由夏鼎基爵士建議的百分之三十五提高至百分之五十，以協助本港的工業。

他促請政府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速興建新機場以取代現有的機場，因為延遲興建只會影響本港的工業發展。

「爲了加強本港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我們用在工業多元化和精密化兩方面的費用亦須增加。」

他並認爲高水平和精密的研究工作，可毋須倚賴本港的教育機構而大力推行。

吳樹熾議員今日籲請政府
評定海外大學教育的價值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吳樹熾今日（星期三）籲請政府對海外大學教育可補本港教育設施之不足的程度，作出切實的評定。

他說，以香港本身而言，在專上教育方面，無論最後發展至任何情況，永遠也不會做到自給自足的地步。

而從教育的觀點來說，即使嘗試自給自足，也是不智的。

吳議員是在評論海外專上教育的價值，特別是英國大學教育。

吳議員說：「從實際的觀點來說，有些學科，尤其是與科學有關的，對本港的利益可能很重要，但需求不會太大，因此為這些學科設立完整的課程，也就當然更不值得了。」

「在這方面，我們須依賴海外的知識，或那些在海外修讀這些學科後再回港工作的香港學生。」

「從較廣泛的教育觀點來說，如果我們認為香港可以一點也不依賴海外教育，那也是不合理和危險的想法。」

他指出，去年留英的香港學生人數較一九七九年減少百分之四十二。

根據香港年報的統計數字，吳議員說，減幅較大的是中學留學生，由一千六百一十七名減至八百三十六名，此外，則是前往攻讀普通程度及高級程度普通教育文憑的香港學生，由一九七九年的一千四百二十名降至去年的七百一十五名。

攻讀學士課程的學生人數亦在減縮，由一九七九年的六百五十一名，降至一九八〇年的三百八十九名。然而，攻讀研究生課程的則略有增加，由一百八十三名增至一百八十八名。

他說：「使我們感到沮喪的是，英國在若干重要事情方面對本港的態度，套用流行的術語，是『拒人於千里之外』，學費只是其中之一方面。」

「但是，我們不應將權宜的措施與基本的原則混為一談。」

他指出，英國在教育經費方面的措施，在貿易談判方面的表現，甚至在國籍及移民事務方面的處理方法，均不可一併視為英國與香港的關係出現基本轉變的明證。

事實上，並沒有跡象證明出現了這樣的轉變，我們應清楚了解英國政策的真正動機，英國面對的問題以及可供英國當政者選擇的途徑，這點對本港至為重要。

他又說，沒有這些理解，我們便不能認識清楚英國對本港承擔義務的基本實際意義。

「基於上述理由，本港學生在英國就讀，我們應認為是值得鼓勵的事。」

「此外，尚有較實際的理由，鑑於我們有能力在必要時資助本港的留英學生，雖然學費正在增加中，英國各大學所提供的教育，對本港多類行業活動來說，仍然是最合適的。」

吳議員說：「縱使鼓勵的方式不過是貸款給留學生，我們亦有充份的理由去審評一下，他們修讀的學科的使用處，這樣才可確保本港能得回最佳的利益。」

班佐時議員：
官立及資助中學
需設副校長職位

非官守議員班佐時牧師今日（星期三）表示，政府應再一次認識到官立及資助中學設立副校長之需要。

她說，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第五號報告對全港教師是一項沉重打擊，因為該報告建議將維護副校長合理地位及令他受人尊敬之高級教席職系取消。

她曾經在立法局向教育司質詢有關取消高級教席職系一事。

她說：「所得到的答覆是副校長與科目主任在專責上並無分別，惟本人對此答覆並不滿意。政府未能認識該等職位之分別，足見其用人不當之處，已達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程度。」

她認為現在學校中的高級教席職位經已取消，副校長的一職事實上已被降級，與校內六十個教職員其中十二人的職位相等。

班佐時議員指出，在較低職系的政府教師，不論學位或非學位教師，在升職方面有四個途徑：在學校內晉升，或升為督學級人員，擔任教育學院講師及在教育署擔任行政工作。

但是在資助學校的大部份教師，就是升任校長。教師多出兩萬人，則只有一個升職途徑，就是升任校長。

她問：「取消高級教席職系後，各校所有高級學位教師只有一個升級職位。究竟為學位，教師少設升級職位的理由何在？」

她主張，一間擁有一至十七班的學校應該設有副校長職位一個，一間擁有十八至廿九班的學校應設有副校長兩個，而一間擁有三十班或三十班以上的學校則應設有一般教師的編制之內。同時，副校長的職位不應計算在內。

班佐時議員並要求在每一間標準規模的中學裏指定一位就業輔導主任，並且不將這個職位算入班級教師比例之內。

她引用實例說，一名就業輔導教師參加一九八〇年就業輔導主任研討會議後，便要求校方減少授課節數，以便年中能有效地為該校一千二百七十名學生進行就業輔導。

她說，但校長不能答應她的要求，因為減少她一個人的授課節數，無疑是增加其他教師的工作負擔。該位負責就業輔導的教師頓感沮喪；她對就業輔導工作深懷抱負，但由於受到時間上的限制，無法完成責任。

班佐時議員說：「在很多國家裏，就業輔導員並不担任教職。在計劃就業方面，本港學生需要幫助和指導。本港需要人盡其材，物盡其用，我們不可因未能適當地輔導青年就業，以致繼續浪費人力。」

在評論增加官立及資助學校實驗室技術員人手的問題時，班佐時議員記起早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當時的教育司在立法局曾向她保證，教育署正研究該問題。

教育司更向她進一步保證，負責是項研究的工作小組預算於一九七九年春季向他提交有關報告。

她說：「其後，本人多次與教育司接觸，得悉有關建議已於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呈交布政司署。」

她問：「然而，預算草案中是否有撥款以便在本年九月增聘實驗室技術員呢？」

有關語文教學方面，班佐時議員再次呼籲當局在學校增聘教員，俾提高學生運用中英語文的能力。

學童語文程度能否改善，端賴教師的教導；但每班學生人數衆多，令教師不勝負荷。

「假如我們翻閱本港學生在公開考試的成績，便知道學生的學業程度每下逾況。輔導視學處會否提出任何積極的建議俾將劣勢扭轉呢？」

總括來說，班佐時議員表示多年以來她一直等待教育署為改善本港學校的教職員編制做點工作，但仍未見有何成果。

因此，在津貼中學議會的協助下，她進行一項初步調查，以評定該議會屬下十九間學校之教師的工作負擔。

根據該調查所得的數字，班佐時議員指出，接受調查的二百五十三名學位教師，平均每星期於下課後需在校內工作二十四點五一小時。接受調查的六十七名高級學位教師，平均於下課後每星期需花二十五點二四小時執行學校職務。而接受調查的十三名高級教席教師平均每星期需額外工作二十九點五小時。

此外，每年在假期裡，高級教席教師平均要工作二十七天，而高級學位教師則只須於假期裡工作十四點三六天。

所以，有關為學習遲緩者而設的特殊班教師要求設全職社會工作者一名，為六班共一百二十名學習遲緩的學童服務，班佐時議員並不覺得詫異。

她說：「本人希望已解釋清楚，本港的教師並無投閒置散，而是工作過度。各學校需要更多人手，處理學生的問題和照顧他們的需要。」

班佐時議員警告說：「現時教學的對象是一群學習能力參差不齊的學生，儘管校舍更多，但如對校內情況不加理會，可能只製造更多滋生惡行的機會，而不是將真正學習的明燈普照四方。」

鄧蓮如議員：
政府對居屋計劃
應給予土地津貼

鄧蓮如議員今日（星期三）批評政府繼續堅持對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土地收取十足市價。

她認為政府一方面為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口而設的出租公共房屋計劃，所需的土地實際上是一「免費」提供的；另一方面，供私人住宅發展（包括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私營部門參與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土地，要以十足市價出售。

鄧議員又說，貧者應該獲得入住津貼房屋，而富者應該付出十足市價，這是無可爭辯的。然而，介乎這兩個極端之間，是希望住在自置樓宇的數目日增的中等收入人士；由於收入超過限額，他們沒有資格入住出租公共房屋，但購買私營部門的樓宇，又非他們能力所及。

「如果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私營部門參與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的目標，是滿足中下收入的人士的住屋需要，則很有理由給予必要程度的土地津貼，但當然要有適當的防範措施。」

「這些措施可能是難以制訂，但並無理由不設法解決。」她說：「此外，併入在居者有其屋計劃內的土地津貼，是一項一次過的津貼，相反的，入住房屋委員會出租房屋的人士所容易得到的津貼，則是經常性的。」

她歡迎政府有意重新召集居者有其屋計劃工作小組舉行會議，以便研究居者有其屋的觀念可否更廣泛實施，但亦建議應指示該工作小組重新考慮地價的問題。

鄧議員對私營部門在闢增土地方面擔當一個較重要的角色之提議時常遭遇政府的消極阻力，而無使人信服的解釋一事表示不滿。

她說：「我認爲當局必須以更積極的精神研究其在開增土地方面擔當角色的潛力。」

「我認爲沒有理由爲甚麼政府不可以將在適當地點未開拓的土地（首先由政府確定發展的基本設計準則，包括道路及其他基本建設設施），交給地產發展商。」

「私營部門具有經驗，促動因素，又能籌措資金來產生成果。」

在重建市區舊地區方面，鄧議員認爲私營機構所擔任的角色，亦未有受到充份重視。

她懷疑土地轉換用途的補價計算方法，對私人物業的重建所起的抑制作用，多於鼓勵。

她希望政府能提出保證，說實際情形並非如此，「假如有證據顯示情形確是這樣」，政府會就計算方法進行檢討。

談及公務員管理問題時，鄧議員說她仍然擔心對公務員的管理尙未足夠。

她說：政府行政制度近年來唯一重大改革，只是在九七四年實施設立司級人員負責制訂政策的概念。然而布政司署的工作人員，已自那時起迅速增長。

鄧議員謂現時布政司署的首長級薪級職位共達八十五個之多，等於一九七〇年初的三倍。

不過，她問：「設立一個中央秘書處的概念對於現代的職員的調派是否仍然適合？假如適合的話，中央秘書處的職份密切的聯繫？」

她又說：「本人認爲，現在已到了適當的時候，應將政府中央機構重新作一些改組，及重新評估負責制訂政策的司級人員與各部門首長間的關係，後者或許有時感到與布政司署有些隔膜。」

她說：由於各部門現時所需解決的問題，範圍廣泛而性質複雜，政府部門方面有明顯的緊張與壓力。

她表示明白由於本港經濟的增長及多元化，以及本港社會新近的高度發展，緊張與壓力定會產生，特別是由於政府所可能，或應該預先採取的行動，是有限度的。

但她說：「這不能作為缺乏洞察力及反應緩慢的辯解；也許我有冒著陳述顯而易見事情的危險，但顯而易見的事情卻是這樣容易被忽略，政府部門內部的管理制度須經常加以檢討和加以適當改編和鞏固。」

鄧議員並且認為非官守議員在政府機構中的角色正在演變而所產生的影響，亦必須徹底檢討。

她說：「非官守議員作為一個團體而言，所須提供意見及表達觀點的問題，現在是如此複雜，實需將「行政及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的人手增強。」

關於財政預算案本身，鄧蓮如議員指出，公營部門開支增長率現已連續五年超過本港經濟增長率，而根據一九八一—八二年度的計劃，情形又會再這樣。

她將責任歸究於「財政司越來越不能將理論付諸實現，這點是頗為令人震驚的。」

鄧議員更列舉數字指出，公營部門在一九八一—八二年度的相對體積將會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四，而在一九七六—七七年年度只為百分之十四點二，及在一九七〇—七一年度只為百分之十三。

「公營部門確實一貫是有全面性的盈餘，而近來盈餘數字更為龐大！」

「財政司不錯亦向我們大家提出過嚴重警告，說在新的三年預測期內，將無擴大的餘地。」

「但他不能辯說『這項重要的管理工作』是為保護經濟達到有穩定性增長的能力，而又要冒公營部門奪取私營部門應有的資源的危險，從而在本港內部製造通貨膨脹，而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鄧議員說：「我承認，即使我也曾建議撥出更多款項供興建房屋之用，但我要趕緊提出一項請求以作補充，就是更加嚴格地處理緩急次序的問題。」

她同意運輸基本建設、工業教育、土地闢增及房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但仍須顧及經濟的其他方面。

在論及有關重行談判「多種纖維協定」的問題時，鄧議員警告說：「紡織及成衣貿易確正瀕臨危機。」

她說：「香港的紡織及製衣業仍佔本港產品出口的百分之四十，這並非表示工資低廉及工作環境惡劣，而是反映出不斷力求廠房及設備現代化、產品及市場多元化，以及對潮流轉變作出靈活反應的過程。」

「因此本港的出口商及製造商均感到的失意、憤怒及憂慮，是極易理解的：他們憤怒是因為儘管雙邊協議尚存，額外限制的要求仍不斷出現；他們感到失意，是因為『多種纖維協定』雖然應該訂立一個最低限度的貿易行為規則的標準架構，卻遭到若干個別入口國或集團國家藐視；而他們憂慮的是，前景是如此的不明確。」

她促請政府應在其能力範圍之內竭盡所能，確保取代目前「多纖協定」的任何協定將是一項有意義的協定。

鄧議員並指出，倘若財政司也會證實本港會促請英政府照顧香港在這方面的利益，那麼對有關情況必有幫助。

她反對急於實施太多的改革措施（無論這些措施是如何的合理）。

鄧蓮如議員說：「市場亦缺乏一種傾向，就是未能如財政司制定改革措施時一般的小心翼翼去接受改革的事實，因此信心便很容易被推翻。」

她又說：「若干項改革措施綜合起來所能產生的累積影響，我們實不應忽視，這點亦很重要，雖然我毫不猶豫地承認，在一個迅速邁向多元化的經濟體系中，如果政府不能將經濟制度與調節架構保持最切合現時情況，我將會是第一個提出批評的人。」

鄧議員謂：「但我同時想促請政府不要對香港發展成爲國際城市所造成的影響過份着重，因爲這需要將該種架構配合國際承認的標準，以致要冒損害本港市場自由及忽視本港人士感受的危險。」

鄧議員在結語時稱讚夏鼎基爵士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一年間，出任財政司時的成就。

她說，在這十年間，作爲財政司的夏鼎基爵士所作的決定，並不是全部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歡迎或爲他們所了解。

鄧議員謂：「但他本着無畏及不偏不倚的精神，時常關注到謀求廣大公衆的利益，並時常爲着解釋他的見解煞費苦心——通常是頗爲冗長的——並審慎界定政府財政預算與有關政策的理論架構。」

她說：「因此，本港現時具有一個高度發展和多元化的經濟體系，殊非偶然，舉例來說，在本港經濟體系內，世界最大的銀行及商業機構，與以本地為基地的企業並駕齊驅，而後者的規模與範圍現時已達到國際水平。」

她指出，那些曾與夏鼎基爵士一同工作並把他作為朋友看待的人士，亦知道他對忠於制度的重要性具有幾乎是本能的信仰，且能將忠誠感染與他一同工作及為他工作的人士。

鄧議員說：「在他目前的職位中，他被人作為一個財政司而非個人看待。這是作為一位財政司必然會遇到的命運。但他深具同情心，全心全意為香港工作。」

立法局今提出修訂法案 暫停接受存款公司註冊

暫時停止接受存款公司註冊的一九八一年接受存款公司（修訂）法案今日（星期三）在立法局上提出。

財政司夏鼎基爵士在該法案進行二讀時說，已註冊的接受存款公司的數目最近急劇增加，促使即時要檢討對註冊方面是否需要某些數量上的管制。

他指出，在過去兩年註冊接受存款公司的數目上升尤其急劇，由一九七八年底的二百四十一間增至一九七九年底的二百六十九間，至一九八〇年底更增至三百零二間，而截至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已有三百三十間。

財政司說，該法案是建議暫時限制新的申請登記，以給予時間觀察如獲通過的各項修訂法例在現有接受存款公司之間所產生的效用；同樣重要的，是給時間予監理處處長，監管執行法例中的新條款。

在支持數量管制的論調中，建議在這段歇息時期內，唯一應該接受申請註冊為接受存款公司者應為認可銀行的附屬公司。

他說，因此該法案並且授權監理處處長，由修訂法例生效日期開始，拒絕任何公司註冊為接受存款公司，除非符合指定條件。

元朗及大嶼山興建中學
工務司署招標承投工程

工務司署現招標在元朗及大嶼山興建中學校舍。

位於元朗近福慶村之一間中學，屬標準之二十四間課室設計。除該座主要教學大樓外，還設有辦公室、更衣室及一座設有特殊教學室之大樓，內有供科學及技術性科目使用之教學設施，一間圖書館及工作室，另有獨立之附屬樓宇及職員宿舍。

有關工程將於五月展開，預期於明年九月間完成。

另外，在大嶼山之一間中學，位於梅窩近渡輪碼頭處。該地盤面積達七千平方米。

該所名爲新界鄉議局梅窩中學之學校，同樣有一座擁有二十四間課室之主要大樓，辦公室及更衣室則設於樓下。另外又設有一座禮堂，樓下則作爲有蓋遊樂場。此外，又有一座設有特殊教學室之大樓。備有供教導科技項目使用之教學設施，一間圖書館及工作室。

另外，校內除其他附屬樓宇及職員宿舍外，還有一個籃球場，停車場及種植園地等。

有關工程將於五月動工，需時約十六個月完成。

新界官地五幅

售得六千餘萬

新界民政署推出的五幅土地，今日上午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舉行歷時七十五分鐘的拍賣中，售得「好價錢」。

該批土地位於沙田（兩幅）、長沙、坪洲及西貢；共售得六千七百五十萬元。

位於沙田狗肚一幅面積八千零二十五方米的土地，售得三千四百五十萬元（平均每方米四千二百九十九元）；建築規約限定須於四年內完成六百一十五萬元建築；該幅土地由利接投資有限公司購得，拍賣底價為二千四百萬元。

另一幅沙田用地亦是位於狗肚，售得六百六十萬元（每方米四千三百一十四元）。規約限於三十六個月內完成一百二十九萬元建築。買主為李亦良。該幅土地拍賣底價為五百萬元。

最大的一幅土地位於大嶼山長沙，面積九千三百五十四方米，由博滙有限公司以一千零二十萬元購得（每方米平均售價一千零九十元）。規約限定於四年內完成五百萬元建築。

位於坪洲的一幅土地在一番熱烈競投後以一百一十萬元成交（每方米一千四百七十六元）。買主為 *Porto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規約限定須於三年內完成四十五萬元建築。拍賣底價為五十萬元。拍賣官夏倫說：「這幅土地售得意想不到的高價錢。」

位於西貢的一幅用地，為對面海區「在一段時間內」推出的最後一幅工業用地。該幅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九十九方米，供建設每間佔地不超過七十五方米的小型廠房。該幅土地由 *Conley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一千五百一十萬元（每方米六千九百五十四元）購得，出價超過底價雙倍。規約限定於四年內完成七百零七萬元上蓋。

夏倫說今次售得的價錢「很好，但並不是創紀錄的賣價。」

今日拍賣的土地為新界民政署於本財政年度推出的最後一批土地。該署剛於昨日（星期二）宣佈未來六個月的土地售賣計劃，期間將推出三十二幅土地，面積超過二十九公頃。

公務員財務諮詢處
香港分處今起辦公

為協助負債公務員解決經濟困難而設立的公務員財務諮詢處香港分處，今日（星期三）開始辦公，比原定日期提早一星期。

財務諮詢處為一獨立組織，該處發言人說：諮詢處與個別公務員之接洽，將絕對保密。

凡查詢及申請該處所提供之各項服務者，現可與下列兩分處聯絡：香港分處設於銅鑼灣渣甸坊京華中心八樓（電話：五十七六五六六七），九龍分處則位於尖沙咀中心十樓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二室（電話：三十一六九九三七三）。

兩分處之辦公時間由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包括午膳時間），星期六則由上午九時三十分至正午十二時。